

# 鲁迅言论选辑

(三)

《三月的租界》

\* \* \*

分清营垒

批判“蛀虫”

剖析假革命

揭露鬼蜮伎俩

永远进击

人民文学出版社

I 210.2/2

# 鲁迅言论选辑

(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33925

603925



### 鲁迅言论选辑(三)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3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

197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7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书号 10019·2443

定价 0.14 元

## 出版说明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和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阴谋取得伟大胜利的消息公布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亿万人民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愤怒声讨和揭发批判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读点鲁迅**，正是战斗的迫切需要。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鲁迅作了崇高的评价，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

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著作，是他战斗的一生的光辉记录，是我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经验的总结。学习鲁迅的著作，可以加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学到宝贵的作战方法和作战本领。特别是鲁迅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丰富经验，对革命营垒中“蛀虫”的反动本质及其“拉大旗作为虎皮”、“营植排挤”等鬼蜮伎俩的揭露和批判，为我们今天彻底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为此，本书辑选了有关这方面的言论，并将直接批判张春桥（狄克）的《三月的租界》全文辑入。

本书是由北京电子管厂、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维尼纶厂、北京摩托车制造厂工人理论组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组的同志共同编选的。由于时间仓促，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我们热切地期待读者们的批评和指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十月

176 90/12

## 目 次

|               |    |
|---------------|----|
| 三月的租界.....    | 1  |
| 一 分清营垒.....   | 7  |
| 二 批判“蛀虫”..... | 12 |
| 三 剖析假革命.....  | 33 |
| 四 揭露鬼蜮伎俩..... | 39 |
| 五 永远进击.....   | 51 |

## 三月的租界\*

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1〕，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2〕——

“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3〕活过来。

“‘啊！祖国！’

“我们梦一般这样叫了！”

他们的回“祖国”，如果是做随员，当然没有人会说话，如果是剿匪，那当然更没有人会说话，但他们竟不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夜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三十年代前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向日本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对内疯狂进行反革命“围剿”，镇压抗日民主运动。为了动员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挽救民族危机，一九三五年底，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我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无产阶级政策。但周扬等“四条汉子”利用他们在左翼文艺团体中所窃据的领导地位，

过来出版了《八月的乡村》。这就和文坛发生了关系。那么，且慢“从冻结里蠕活过来”罢。三月里，就“有人”〔4〕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5〕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为证——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象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

竭力推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一九三六年初，他们在王明指挥下，不顾鲁迅的反对，解散“左联”，另组“中国文艺家协会”，鼓吹“国防文学”，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迎合国民党反共卖国的反革命政治需要。鲁迅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本篇是鲁迅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重要文章之一。

一九三五年春，鲁迅出于对反映抗日斗争的进步文学作品的热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6〕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7〕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这样的時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

---

情支持，亲自为小说《八月的乡村》进行了校订，并写序对它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评论，肯定了小说在反映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主义等方面的成绩。正当周扬等“四条汉子”加紧对鲁迅的围攻、在一些反动报纸上化名攻击鲁迅的时候，充当周扬一伙走卒和打手的张春桥，也化名狄克，在官僚资产阶级办的《大晚报》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黑文。他借评《八月的乡村》为名，恶毒地影射诋毁鲁迅，把鲁迅对进步文学作品的支持诬蔑为“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他竭力地推行王明右

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人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到这里，就是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8〕。

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

---

倾投降主义路线，叫嚷文艺界已经“建立了国防文学底路线”，要以它来一统天下；声称“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执行自我批判”。

在本文中，鲁迅有力地驳斥了老投降派张春桥的谬论，剥开了他的画皮，揭露了他阴险恶毒、蛮横恣肆的“假革命的反革命”行径，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在国民党反动派面前“执行自我批判”和在左翼文艺运动内部实行分裂活动，实际上是向敌人“献媚”，“替‘他们’缴械”。

鲁迅这篇文章以“三月的租界”为题，与“八月的乡村”相对，使革命和反革命、抗日和投降成了鲜明的对照。

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糊糊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9〕。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

## 注 释

〔1〕《大连丸上》，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海燕》月刊第一期。

〔2〕荆天棘地的大连：大连曾是日本的“租借”地。“九一八”以后，大连所在的整个东北都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荆天棘地，即遍地荆棘，这里比喻日寇的暴虐统治。

〔3〕蠕(rú 如)，虫爬行的样子。

〔4〕“有人”，是张春桥(狄克)文章中的原话，实际指周扬一伙。

〔5〕《大晚报》，一九三二年在上海由官僚资产阶级创办的反动报纸。副刊《火炬》由反动文人崔万秋主编，是周扬等“四条汉子”鼓吹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的重要阵地。《星期文坛》是《火炬》每逢星期日出版的一个专刊。

〔6〕吉须，通译基希(1885—1948)，捷克著名记者，报告文学家。他用德文写作。“九一八”后曾来我国，著有《秘密的中国》，其中部分材料由鲁迅提供。

〔7〕希忒拉，通译希特勒，德国法西斯的头子，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之一。

〔8〕《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大晚报》副刊《火炬》《星期文坛》专刊。

〔9〕作者在这里所说的“我们”，是引用狄克的话，即指当时“左联”内部的人。“‘我们’之外的‘他们’”，以及后文“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句中的“他们”，都是指国民党、反动文人，而“我们”之中的“他们”是指被周扬、张春桥之流在“左联”内部排斥异己所打击的革命作家。

## 一 分清营垒

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

《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

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

《三闲集·序言》（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如果第三者不以为然了，可以指出他所非的其实是“是”，他所憎的其实该爱来，单用了笼统的“文人相轻”这一句空话，是不能抹杀的，世间还没有这种便宜事。一有文人，就有纠纷，但到后来，谁是谁非，孰存孰亡，都无不明明白白。

《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

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

《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

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一九三〇年）

……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

《南腔北调集·又论“第三种人”》（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

现在○○<sup>①</sup>的各种现象，在重压之下，一定会有。我在这三十年中，目睹了不知多少。但一面有人

---

① 据收信人注：“信中的○○系指当时的前进的文学团体。”按，当指“左联”。

离叛，一面也有新的生力军起来，所以前进的还是前进。

《鲁迅书信集》上卷四一五页（一九三三年十月七日）

……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六日）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而已集·小杂感》（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

《南腔北调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  
已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

《华盖集·答KS君》（一九二五年八月二  
十日）